
四庫全書
經部

經部十二

書類二

讀書叢說六卷 浙江吳玉墀家藏本

元許謙撰謙字益之金華人延祐中以講學名一時儒者所稱白雲先生是也事迹具元史儒學傳自蔡沈書集傳出解經者大抵樂其簡易不復參考諸書謙獨博覈事實不株守一家故稱叢說如蔡氏釋堯典本張子天左旋處其中者順之少遲

則反右之說不知左旋者東西旋右旋者南北旋
截然殊致非以遲而成右也日東出西沒隨大氣
而左以成晝夜非日之自行其自行則冬至後由
南斂北夏至後由北發南以成寒暑月之隨大氣
而左及其自行亦如之謙雖不能盡攻其失然七
政疑一條謂七政與天同西行恐錯亂紛雜泛然
無統可謂不苟同矣舊說洛誥我乃卜澗水東瀍
水西爲王城據召誥洛誥周公皆乙卯至洛在召
公得卜經營攻位五日位成之後是王城無庸再

卜謙謂此時王城已定但卜處殷民之地故先河朔黎水以近殷舊都民遷之便次及澗東瀍西次及瀍東皆以洛與此地相對定墨而皆惟洛食瀍澗流至洛所經已遠不知周公所卜者何處又呂刑稱惟作五虐之刑曰法稱爰始淫為劓刵椓黥舊說以為其刑造自有苗謙謂苗乃專以刑為治國之法乃始過用其刑非創造刑也如此之類亦頗不為習聞所囿至於說六律五聲漫錄律呂新書說唐虞之修五禮漫錄周公大宗伯之文說酒

誥太史內史漫錄周公太宰六典八灋八則八柄之文殊屬泛衍書內載其師金履祥說為多卷首書紀年一篇即據履祥通鑑前編起算其間得失雜出亦不盡確然宋末元初說經者多尚虛談而謙於詩考名物於書考典制猶有先儒篤實之遺是足貴也其書與詩名物鈔四書叢說並刊於至正六年其板久佚此本為浙江吳玉墀家所藏其第二卷中脫四頁第三卷中脫兩頁第五卷第六卷各脫四頁勘驗別本亦皆相同今亦無從校補

姑仍其舊焉

書纂言四卷 內府藏本

元吳澄撰澄有易纂言已著錄是編其書解也古文尚書自貞觀勅作正義以後終唐世無異說宋吳棫作書埤傳始稍稍掊擊朱子語錄亦疑其僞然言性言心言學之語宋人據以立教者其端皆發自古文故亦無肯輕議者其考定今文古文自陳振孫尚書說始其分編今文古文自趙孟頫書古今文集注始其專釋今文則自澄此書始自序

謂晉世晚出之書別見於後然此四卷以外實未
釋古文一篇朱彝尊經義考以爲攡詞其說是也
考漢代治尚書者伏生今文傳爲大小夏侯歐陽
三家孔安國古文別傳都尉朝庸生胡常自爲一
派是今文古文本各爲師說澄專釋今文尚爲有
合於古義非王柏詩疑舉歷代相傳之古經肆意
刊削者比惟其顛倒錯簡皆以意自爲且不明言
所以改竄之故與所作易纂言體例迥殊是則不
可以爲訓讀者取所長而無效所短可矣

尚書集傳纂疏六卷 兩江總督採進本

元陳櫟撰櫟字壽翁號定宇休寧人宋亡之後隱居三十八年至延祐甲寅年六十三復出應試中浙江鄉試以病不及會試越二年上書干執政不報遂終於家年八十有三事迹具元史儒學傳董鼎書傳纂註所稱新安陳氏即其人也是編以疏通蔡傳之意故命曰疏以纂輯諸家之說故命曰纂又以蔡傳本出朱子指授故第一卷特標朱子訂正之目每條之下必以朱子之說冠於諸家之

前間附已意則題曰愚謂以别之考樂别有書說折衷成於此書之前今已散佚惟其序尚載定字集中稱朱子說書通其可通不强通其所難通而蔡氏於難通罕闕焉宗師說者固多異之者亦不少予因訓子遂掇朱子大旨及諸家之得經本義者句釋於下異同之說低一字折衷之則樂之說書亦未嘗株守蔡傳而是書之作乃於蔡傳有所增補無所駁正與其舊說迥殊自序稱聖朝科舉興行諸經四書一是以朱子爲宗書宗蔡傳固亦

宜然云云葢延祐設科以後功令如此故不敢有所出入也

尚書輯錄纂註六卷（內府藏本）

元董鼎撰鼎字季亨鄱陽人朱子之學授於黃榦鼎族兄夢程嘗從榦游鼎又從夢程聞緒論故自敘謂得朱子之再傳是編雖以蔡沈集傳爲宗而集傳之後續以朱子語錄及他書所載朱子語謂之輯錄又采諸說之相發明者附列於末謂之纂註自序稱集傳旣爲朱子所訂定則與自著無異

又稱薈萃成朱子之一經則仍以朱子爲主也考蔡沈書集傳序惟稱二典三謨嘗經先生點定故陳櫟作書集傳纂疏惟虞書首標朱子而夏書以下則不然其凡例曰首卷有朱子訂定四字不忘本也自二卷起去四字紀實也吳澄作是書序亦稱朱子訂定蔡傳僅至百官若帝之初而止此書大禹謨正月朔旦條下鼎併附注其說是鼎於此書源委本自分明其稱集傳爲朱子所訂定似未免假借然澄序又稱集傳自周書洪範後浸覺疏

脫師說甚明而不用者有焉疑其著述未竟而人為增補或草稿初成而未及修改所舉金縢召誥洛誥諸條皆顯相舛異又稱鼎作是書有同有異俱有所稗如解西伯戡黎則從吳棫解多士則從陳櫟解金縢則兼存鄭孔二義不以蔡傳之從鄭為然云云然則鼎於集傳蓋不免有所未愜恐人以源出朱子為疑故特引朱子之說補其闕失其舉集傳歸之朱子猶曰以朱翼朱則不以異蔡為嫌耳非其考之不審也

尚書通考十卷 江西巡撫採進本

元黄鎮成撰鎮成字元鎮邵武人以薦授江南儒學提舉未上而卒其書徵引舊說以考四代之名物典章亦間附以論斷頗為詳備其中如論閏月而牽及後代司天之書論律而旁引京房之法論樂而臚陳自漢至宋之樂名皆與經義無關失之汎濫其他四仲五品五教九疇六府三事之類皆經有明文而復登圖譜別無發明亦為冗瑣又全書皆數典之文而曰若稽古一條獨參訓詁尤為

例不純似乎隨筆記錄之稿未經刊潤成書者然書本以道政事而儒者以大經大法爲麤迹類引之而言心王應麟困學紀聞曰仲虺之誥言仁之始也湯誥言性之始也太甲言誠之始也說命言學之始也然則删書錄此四篇果僅因此四語乎鎭成此編雖頗嫌蕪雜然猶爲以實用求書不以空言求書者其自序有曰求帝王之心易考帝王之事難可謂知說經難易之故矣

書蔡傳旁通六卷　兩江總督採進本

元陳師凱撰師凱家彭蠡故自題曰東滙澤其始末則不可得詳此書成於至治辛酉以鄱陽董鼎尚書輯錄纂注本以羽翼蔡傳然多採先儒問答斷以已意大抵辨論義理而於天文地理律歷禮樂兵刑寵策河圖洛書道德性命官職封建之屬皆在所畧遇傳文片言之賾隻字之隱讀者不免囁嚅齟齬因作是編於名物度數蔡傳所稱引而未詳者一一博引繁稱析其端委其蔡傳岐誤之處則不復糾正蓋如孔穎達諸經正義主於發揮

註文不主於攻駁註文也然不能以回護註文之故廢孔氏之疏則亦不能以回護蔡傳之故廢師凱之書矣抑其有所遷就而節取所長可也

讀書管見二卷 兩江總督採進本

元王充耘撰貴虞稷千頃堂書目稱充耘字與耕而原序及梅鷟跋並稱耕野疑虞稷誤也吉水人元統甲戌進士授承務郎同知永新州事後棄官養母著書授徒因成是編所說與蔡氏多異同其中如謂堯典乃舜典之緣起本爲一篇故曰虞書

謂九族旣睦旣當訓晝謂象以典刑爲各象其罪而加之非垂象之意謂同爲逆河以海潮逆入而得名皆非故爲異説者至於洪範錯簡之説伊訓改正不改月之辨尚未能糾正祈附周不改月惟會史改月一條尤爲強詞大醇小疵别白觀之可也又禹貢篇嶓陽孤桐一條語不可解梅鷟跋稱此書得之西皐王氏寫者草草其末尤甚此條疑亦當時所訛脱今無别本可校姑仍其舊焉

書義斷法六卷　浙江巡撫採進本

元陳悅道撰其自題曰鄒次不知何許人書首冠以科場備用四字葢亦當時坊本為科舉經義而設者也其書不全載經文僅摘錄其可以命題者載之逐句詮解各標舉作文之窾要葢王充耘書義矜式如今之墨程而此書則如今之講章後來學者揣摩擬題不讀全經實自此濫觴錄而存之知科舉之學流為剽竊已非一朝一夕之故猶易類錄王宗傳禮類錄俞庭椿著履霜堅氷其來有漸不可不紀其始也書末原附作義要訣一卷為

新安倪士毅所輯分目題原題講題結題四則又作文訣數則尚具見當日程式以世有別本且論文之作不可附麗於經部故著錄於詩文評類而此則從删焉

尚書纂傳四十六卷兩江總督採進本

元王天與撰天與字立大梅浦人大德二年以薦授瑞江路儒學教授蓋天與爲贑州路先賢書院山長時憲使臧夢解以是書申臺省得聞於朝故有是命也是書雖以孔安國傳孔穎達疏居先而

附以諸家之解其大旨則以朱子爲宗而以眞德秀說爲羽翼蓋朱子攷論羣經以書屬蔡沈故天與以蔡氏傳爲據德秀則書說精義以外復有大學衍義一書所言與虞夏商周之大經大法多相出入故天與亦備採之其註疏或刪或存亦以二家之說爲斷自序所謂期與二先生合而已不敢以私意去取葢道其實也所說於名物訓詁多有闕畧而闡發義理則特詳亦王元杰春秋讞義之流亞也

尚書句解十三卷　兩江總督採進本

元朱祖義撰祖義字子由廬陵人於諸經皆有句解今多散佚惟此書僅存考元史選舉志延祐中定經義取士之制尚書以古註疏及蔡沈集傳爲宗故王充耘書義矜式尚兼用孔傳迨其末流病古註疏之繁而蔡傳遂獨立於學官業科舉者童而習之莫或出入祖義是書專爲啟迪幼學而設故多宗蔡義不復考證舊文於訓詁名物之間亦罕所引據然隨文詮釋詞意顯明使殷盤周誥詰

屈聱牙之句皆可於展卷之下了然於心口其亦古者離經辨志之意歟以視附會穿鑿浮文妨要反以晦蝕經義者此猶有先儒篤實之遺矣亦未可以其淺近廢也

書傳會選六卷 浙江朱彝尊家曝書亭藏本

明翰林學士劉三吾等奉勅撰案蔡沈書傳雖源出朱子而自用已意者多當其初行已多異論宋末元初張葆舒作尚書蔡傳訂誤黃景昌作尚書蔡氏傳正誤程直方作蔡傳辨疑余芑舒作讀蔡

傳疑遞相詰難及元仁宗延祐二年議復貢舉定
尚書義用蔡氏於是祿舒等之書盡佚不傳陳櫟
初作書傳折衷頗論蔡氏之失迨法制既定乃改
作纂疏發明蔡義而折衷亦佚不傳其序稱科舉
以朱子爲宗書宗蔡傳固亦宜然者葢有爲也至
明太祖始考驗天象知與蔡傳不合乃博徵績學
定爲此編凡蔡傳之合者存之不預立意見以曲
肆詆排其不合者則改之亦不堅持門戶以巧爲
回護計所糾正凡六十六條祝允明枝山前聞載

其劄示天下者惟堯典注日月左旋洪範註相協厥居二條舉大凡耳顧炎武日知錄曰此書謂天左旋日月五星違天而右旋主陳氏祥道高宗肜日謂祖庚繹於高宗之廟主金氏履祥西伯戡黎謂是武王亦主金氏惟周公誕保文武受命惟七年謂周公輔成王之七年主張氏陳氏皆不易之論又如禹貢厥賦貞主蘇氏軾謂賦與田正相當涇屬渭汭主孔傳水北曰汭太甲自周有終主金氏謂周當作君多方不克開于民之麗主葉氏惟

金縢周公居東駁孔氏以爲東征非是至洛誥又取東征之說自相牴牾耳每傳之末繫以經傳音釋於字音字體字義辨之甚悉其傳中用古人姓氏古書名目必具出處兼亦考正典故葢宋元以來諸儒之規模猶在而其爲此書者皆自幼爲務本之學非由八股發身之人故所著之書雖不及先儒而尚有功於後學云云以炎武之淹博絶倫罕所許可而其論如是則是書之足貴可畧見矣閻若璩尚書古文疏證因禹貢註中澨水至復州

竟陵境者一語誤者字爲來字遂肆毒詈非篤論也考明太祖實錄與羣臣論蔡傳之失在洪武十年三月其詔修是書則在二十七年四月丙戌而成書以九月已酉僅五閱月觀劉三吾敘稱臣三吾備員翰林屢嘗以其說上聞皇上允請乃詔天下儒士倣石渠白虎故事與臣等同校定之則是十七年間三吾已考証講求先有定見特參稽衆論以成之耳惟實錄所載纂修諸臣姓名與此本卷首所列不符朱彝尊經義考謂許觀景清盧原

質戴德彞等皆以死建文之難刪去其說是已然胡季安門克新王俊華等十一人何以併刪且靳觀吳子恭宋麟三人此書所不載又何以增入蓋永樂中重修太祖實錄其意主於誣惠宗君臣以罪明靖難之非得已耳其餘草草非所注意故舛謬百出不足爲據此書爲當時舊本當以所列姓名爲定可也

書傳大全十卷通行本

明胡廣等奉勅撰書以蔡沈集傳爲主自延祐貢

舉條格已然然元制猶兼用古註疏故王充耘書
義程式得本孔傳立義也明太祖親驗天象知蔡
傳不盡可據因命作書傳會選參考古義以糾其
失須行天下是洪武中尚不以蔡傳爲主其尚主
蔡傳定爲功令者則始自是書其書雖不似詩經
大全之全鈔劉瑾詩傳通釋春秋大全之全鈔汪
克寬胡傳纂疏而實非廣等所自纂故朱彝尊經
義考引吳任臣之言曰書傳舊爲六卷大全分爲
十卷大旨本二陳氏二陳氏者一爲陳櫟尚書集

傳纂疏一爲陳師凱書蔡傳旁通纂疏皆墨守蔡傳旁通則於名物度數考證特詳雖回護蔡傳之處在所不免然大致較劉氏說詩汪氏說春秋爲有根柢故是書在五經大全中尚爲差勝云

尚書考異五卷 浙江范懋柱家天一閣藏本

明梅鷟撰鷟有古易考原已著錄是編辨正古文尚書其謂二十五篇爲皇甫謐所作蓋據孔穎達疏引晉書皇甫謐傳案穎達作正義時今本晉書尚未成此蓋臧榮緒晉書之文稱謐姑子外弟梁柳得古文尚書故作帝王世

秘往往載孔傳五十八篇之書云云然其文未明未可據爲謚作之證至謂孔安國序并增多之二十五篇悉襍取傳記中語以成文則指摘皆有依據又如謂瀍水出谷城縣兩漢志並同晉始省谷城入河南而孔傳乃云出河南北山積石山在西南羌中漢昭帝始元六年始置金城郡而孔傳乃云積石山在金城西南孔安國卒於武帝時載在史記則猶在司馬遷以前安得知此地名乎其爲依託尤佐證顯然陳第作尚書疏衍乃以譸張爲

幻誕之過矣明史藝文志不著錄朱彝尊經義考作一卷此本爲范懋柱家天一閣所藏乃題撰人姓名而書中自稱鶯按則出鶯手無疑原稿未分卷數而實不止於一卷今約畧篇頁釐爲五卷鶯又別有尚書譜大旨略同而持論多涉武斷故別存其目不復錄焉

尚書疑義六卷浙江范懋柱家天一閣藏本

明馬明衡撰明衡字子萃莆田人正德丁丑進士官至監察御史事迹附見明史朱淛傳是編成於

嘉靖壬寅前有自序云凡於所明而無疑者從蔡氏其有所疑於心而不敢苟從者輒錄為篇書中如六宗從祭法輯五瑞謂是朝覲之常非為更新立異洪範日月之行取沈括之說於金縢頗有疑辭皆能參酌衆說不主一家非有心與蔡立異者惟三江必欲連震澤而下所其無逸之所字亦不從蔡傳則未免意見之偏又往往闌入時事亦稍失解經體例蓋不免醇駁互存然明人經解冗濫居多明衡是編尚能研究於古義固不以瑕掩瑜

也明史稱閩中學者率以蔡清爲宗至明衡獨受業於王守仁閩有王氏學自明衡始考明衡當嘉靖三年世宗尊所生而薄所後於興國太后誕節詔命婦入賀於慈壽皇太后誕辰乃詔免朝時盈庭附和新局而明衡惓惓故君與朱淛力爭皆遭禍幾殆坐是終身廢棄可謂不愧於經術更不必以門戶之見論是書之醇疵矣

尚書日記十六卷 兩江總督採進本

明王樵撰樵有周易私錄已著錄茲編不載經文

惟按諸篇原第以次詮釋大旨仍以蔡傳爲宗制
度名物蔡傳所未詳者則采舊說補之又取金履
祥通鑑前編所載有關當時事蹟者悉爲采入如
微子抱器箕子受封周公居東致辟諸條皆引據
詳明前有李維楨序稱書有古文今文今之解書
者又有古義時義書傳會選以下數十家是爲古
義而經生科舉之文不盡用書經大全以下主蔡
氏而爲之說者坊肆所盛行亦數十家是爲時義
其言足括明一代之經術又稱櫆是書於經旨多

所發明而亦可用於科舉尤適得是書之分量皆
確論云

尚書砭蔡編一卷浙江吳玉墀家藏本

明袁仁撰仁字良貴號參波蘇州人與季本同時
相善故解經往往似之是編糾蔡沈之誤所論如
粵若越若之前後異訓三百六旬有六日乃宋歷
非古歷方命當從蜀志晉書所引梅賾事不出晉
書宣夜有漢郗萌所傳非無師說并州不在冀東
醫無閭即遼東不得既爲幽州又爲營州鳥鼠同

究實有其事用爽厥師爽訓失說築傳巖爲版築
遯於荒野爲甘盤西伯戡黎爲武王四輔非三輔
之義洪舒通作洪荼虎賁不掌射御荒度作刑不
建耄字爲句皆確有所據至謂史記索隱南譌不
作爲字則但據今本不格姦爲不止其姦鮮食非
肉食怪石爲資服餌汨陳之陳訓爲舊則又有意
立異不可爲訓矣朱彝尊經義考載此書註曰未
見此本載曹溶學海類編中題曰尚書蔡註考誤
案沈道原序亦稱砭蔡編則經義考所題爲是溶

輯學海類編多改易舊名以示新異不足爲據也

尚書疏衍四卷江蘇巡撫採進本

明陳第撰第有伏羲圖贊已著錄是書前有第自序稱少授尚書讀經不讀傳註口誦心維得其意於深思者頗多後乃參取古今注疏而以素得於深思者附著之然第學問淹博所著毛詩古音考屈宋古音義諸書皆援據該洽具有根柢其作是書雖其初不由訓詁入而實非師心臆斷以空言說經者比如論舜典五瑞五玉五器謂不得以朋

禮釋虞書序注疏家牽合之非其理確不可移論武成無錯簡洪範非龜文亦足破諸儒穿鑿附會之說惟篤信梅賾古文以朱子疑之爲非於梅鷟尚書考異尚書譜二編排詆尤力則未能深考源流經師授受自漢代已別戶分門亦聽其各尊所聞可矣

尚書註考一卷 浙江吳玉墀家藏本

明陳泰交撰朱彝尊經義考載陳氏泰交尚書註考一卷註曰未見又註泰交字長水平湖人萬歷

丁丑進士官至禮部精膳司員外郎案吳永芳嘉興府志載陳泰交字同倩萬歷中國子監生所著有尚書注考與經義考迥異然經義考引項皐謨之說稱同倩治尚書作注考云云明出泰交之字則彝尊未見其書誤以泰交爲泰來審矣其書皆考訂蔡沈書傳之訛謂有引經註經不照應者三條又有同字異解者三百二十三條皆直錄註語不加論斷其同字異解者一字或有數義抉摘未免過嚴其不照應者三條如凡厥正人引惟厥正

八為證曰若稽古帝堯引越若來為證德懋懋官引時乃功懋哉為證則前後顯相矛盾誠蔡氏之疏畧矣馬明衡尚書疑義袁仁砭蔡編頗以典制名物補正蔡傳之缺誤泰交此書則惟較量於訓詁之間而所謂訓詁異詞者又皆以矛攻盾未及博援古義證以舊文故為少遜於二家然釋事釋義二者相資均謂之有功蔡傳可也

洪範明義四卷 福建巡撫採進本

明黃道周撰道周有易象正已著錄是編乃崇禎

十年道周官左諭德掌司經局時纂集進呈之書其自序曰上卷言天人感召性命相符及好德用人之方下卷言陰陽相協彝倫條貫旁及陰陽歷數之務初終兩卷攷正篇章分別倫序其學深於術數於五行汨敘類陳災異以明鑒戒不免沿襲伏生董仲舒劉向等附會之文至八政疇敘以食配坤以貨配巽以祀配離以司空配兌以司徒配艮以司寇配坎以賓配震以師配乾已屬牽合又配以六十四卦先後天圖更爲穿鑿其最異者至

以河圖洛書配曆數而曰某年至某年爲稼穡初際中際末際以至從革曲直潤下炎上其例皆然是更沿皇極經世之餘波曼衍而不可究詰矣至於改農用爲辰用衍忒爲衍成六極爲六殛殊爲臆說其改定章段次第亦未見其必然惟其意存啟沃借天人相應之理以感動恐懼修省之心其文不盡合於經義其意則與經義深有合焉置其小節存其宏旨可也

日講書經解義十三卷

康熙十九年

聖祖仁皇帝御定尚書一經漢以來所聚訟者莫過洪範之五行宋以來所聚訟者莫過禹貢之山川明以來所聚訟者莫過今文古文之眞僞然伏生董仲舒劉向劉歆之所推特術家附會之說程大昌傅寅毛晃之所辨歸有光梅鷟之所爭特經生考證之資耳實則尼山刪定本以唐虞三代之規傳爲帝王之治法不徒爲尋章摘句設也是編爲大學士庫勒納等奉

詔以

講筵舊稿編次而成大旨在敷陳政典以昭宰馭之綱維闡發心源以端慎修之根本而名物訓詁不復瑣瑣求詳葢

聖人御宇將上規堯舜下挹成康所學本與儒生異故

黼幄之所對揚

玉音之所闡繹亦維是大者遠者與儒生音訓迥然有殊

臨御六十一年

聖德神功同符於典謨所述信有由矣

欽定書經傳說彙纂二十四卷

康熙末

聖祖仁皇帝勅撰雍正八年告成

世宗憲皇帝御製序文刊行宋以來說五經者易詩春秋各有門戶惟三禮則名物度數不可辨論以空言故無大異同書則帝王之大經大法共聞共見故自古文今文互有疑信外義理亦無大異同蔡沈集傳始睥睨先儒多所排擊然書出未久而張葆舒黃景昌程直方余芑舒等紛紛然交攻其誤是

必有未愜者在矣自元延祐中始以蔡傳試士明
洪武中雖作書傳會選以正其訛而永樂中修書
經大全仍懸為功令莫敢岐趍我
國家經術昌明競研古義
聖祖仁皇帝聰明天縱念典維勤於唐虞三代之鴻規尤
為
加意既
勅編
日講書經解義復

猬授儒臣纂輯是編雖仍以蔡傳居前衆說列後而參稽得失辨别瑕瑜於其可從者發明證佐不似袁仁等之有意抨彈於其不可從者辨訂舛訛亦不似陳櫟等之遷心回護其義可兩通者皆別爲附錄以明不專主一家蓋卽一訓詁之學而

聖人執兩用中之道大公至正之心悉可以仰窺焉又不僅爲說書之準繩已也

書經稗疏四卷湖南巡撫採進本

國朝王夫之撰夫之有周易稗疏已著錄是編詮釋

經文亦多出新意其間有失之太鑿者如謂虞書自戛擊鳴球以下至庶尹允諧皆韶樂之譜以咏二字貫下祖考來格三句為升歌以配笙瑟之詩鳥獸蹌蹌為下管之所舞鳳凰來儀為第九成吹簫之所舞百獸率舞庶尹允諧為樂終擊磬之所舞又謂作歌賡歌即大韶升歌之遺音夔以被之管絃者故繫之庶尹允諧之後前數語不用韻如樂府之有艷有和有唱其三句一韻者如樂府之有辭其說附會支離全無文義其論洛書配九疇

之數以履一爲五皇極而以居中之五爲一五行雖推衍百端畫圖立說終於經文本數相戾其於地理至以崑崙爲洮州胭脂嶺尤爲武斷然如蔡傳引爾雅水北曰汭實無其文世皆知之夫之則推其致誤之由以爲訛記孔安國涇屬渭汭之傳謂禋非周禮之禋類非周禮之類五服五章亦不以周制解虞制與陳第論周之五玉不可解虞之五玉者同一爲古人所未發引矍相之射証侯以明之謂以與射不與射爲榮辱非以射中不中爲

優劣因周禮日月辰次正泰誓十三年爲辛卯引
說文大戴禮記証蠙珠非蚌珠蔡傳不知古字假
借引周禮玉府供王食玉証玉食引左傳說奄與
淮夷爲二引喪大記証狄人引說文美字之訓以
解美若駁蘇軾傳及蔡傳之失則大抵詞有根據
不同游談雖醇疵互見而可取者較多焉

古文尚書疏證八卷 内府藏本

國朝閻若璩撰若璩字百詩太原人徙居山陽康熙
巳未薦舉博學鴻詞古文尚書較今文多十六篇

晉魏以來絕無師說故左氏所引杜預皆注曰逸書東晉之初其書始出乃增多二十五篇初猶與今文並立自陸德明據以作釋文孔穎達據以作正義遂與伏生二十九篇混合為一唐以來雖疑經疑古如劉知幾之流亦以尚書一家列之史通未言古文之偽自吳棫始有異議朱子亦稍稍疑之吳澄諸人本朱子之說相繼抉摘其偽益彰然亦未能條分縷析以抉其罅漏明梅鷟始參考諸書證其剽剟而見聞較狹蒐采未周至若璩乃引

經據古一一陳其矛盾之故古文之僞乃大明所列一百二十八條毛奇齡作古文尚書寃詞百計相軋終不能以强詞奪正理則有據之言先立於不可敗也其書初成四卷餘姚黃宗羲序之其後四卷又所次第續成若璩没後傳寫佚其第三卷其二卷第二十八條二十九條三十條七卷第一百二條一百八條一百九條一百十條八卷第一百二十二條至一百二十七條皆有錄無書編次先後亦未歸條理蓋猶草創之本其中偶爾未核

者如據正義所載鄭元書序注謂馬鄭所傳與孔
傳篇目不符其說最確至謂馬鄭注本亡於永嘉
之亂則殊不然考二家之本隋志尚皆著錄稱所
注凡二十九篇經典釋文備引之亦止二十九篇
葢去其無師說者十六篇止得二十九篇與伏生
數合非別有一本注孔氏書也若璩誤以鄭逸者
即為所注之逸篇不免千慮之一失又史記漢書
但有安國上古文尚書之說並無受詔作傳之事
此偽本鑿空之顯證亦辨偽本者至要之肯綮乃

置而未言亦稍疎畧其他諸條之後往往衍及旁文動盈卷帙蓋慮所著潛邱劄記或不傳故附見於此究爲支蔓又前卷所論後卷往往自駁而不肯删其前説雖仿鄭元注禮先用魯詩後不追改之意於體例亦究屬未安然反復釐剔以袪千古之大疑考證之學則固未之或先矣

古文尚書寃詞八卷浙江巡撫採進本

國朝毛奇齡撰奇齡有仲氏易已著錄其學淹貫羣書而好爲駁辨以求勝凡他人所已言者必力反

其詞故儀禮十七篇古無異議惟章如愚山堂考
索載樂史有五可疑之言後儒亦無信之者奇齡
獨拾其緒論詆爲戰國之僞書古文尚書自吳棫
朱子以來皆疑其僞及閻若璩作古文尚書疏證
奇齡又力辨以爲眞知孔安國傳中有安國以後
地名必不可掩於是別遁其詞摭隋書經籍志之
文以爲梅賾所上者乃孔傳而非古文尚書其古
文尚書本傳習人間而賈馬諸儒未之見其目一
曰總論二曰今文尚書三曰古文尚書四曰古文

之寃始於朱氏五曰古文之寃成於吳氏宋吳棫書裨傳在朱子稍前故朱子語錄述棫說當云始於吳氏成於朱氏此二目殊爲顛倒附識於此六曰書篇題之寃七曰書序之寃八曰書小序之寃九曰書詞之寃十曰書字之寃考隋書經籍志云晉世秘府存有古文尚書經文今無有傳者及永嘉之亂歐陽大小夏侯尚書並亡至東晉豫章內史梅賾始得安國之傳奏之其敘述偶未分明故爲奇齡所假借然隋志作於尚書正義之後其時古文方盛行而云無有傳者知東晉古文非指今本

且先云古文不傳而後云始得安國之傳知今本
古文與安國傳俱出非卽東晉之古文奇齡安得
離析其文以就巳說乎至若璩所引馬融書序云
逸十六篇絕無師說又引鄭元所注十六篇之名
爲舜典汨作九共大禹謨益稷五子之歌允征湯
誥咸有一德典寶伊訓肆命原命武成旅獒冏命
明與古文二十五篇截然不同奇齡不以今本不
合馬鄭爲僞作古文之徵反以馬鄭不合今本爲
未見古文之徵亦頗巧於顚倒然考僞孔傳序末

及獻者乃其傳若其經則史云安國獻之故藝文志著錄賈逵嘗校理秘書不應不見又司馬遷爲安國弟子劉歆嘗校七畧班固亦爲蘭臺令史典校藝文而遷史記儒林傳云孔氏有古文尚書安國以今文讀之逸書得多十餘篇歆移太常博士書稱魯恭王壞孔子宅得古文于壞壁之中逸書十六篇班固漢書藝文志亦稱以考二十九篇得多十六篇則孔壁古文有十六篇無二十五篇鑿鑿顯證安得以晉人所上之古文合之孔壁歟且

奇齡所藉口者不過以隋志稱馬鄭所注二十九篇乃杜林西州古文非孔壁古文不知杜林所傳實孔氏之本故馬鄭等去其無師說者十六篇正得二十九篇經典釋文所引尚可覆驗徒以修隋志時梅賾之書已行故志據後出僞本謂其不盡孔氏之書奇齡舍史記漢書不據而據唐人之誤說豈長孫無忌等所見反確於司馬遷班固劉歆乎至杜預韋昭所引逸書今見於古文者萬萬無可置辨則附會史記漢書之文謂不立學官者郎

謂逸書不知預註左傳皆云文見尚書某篇而逸書則皆無篇名使預果見古文何不云逸書某篇耶且趙岐註孟子郭璞註爾雅亦多稱尚書逸篇其見於古文者更不得以不立學官假借矣至孟子欲常常而見之故源源而來不及貢以政接於有庳岐註曰此常常以下皆尚書逸篇之詞爾雅釗明也璞註曰逸書釗我周王核之古文絕無此語亦將以為不立學官故謂之逸耶又岐註九男二女稱逸書有舜典之序亡失其文孟子諸所言

舜事皆堯典及逸書所載使逸書果指古文則古文有舜典何以岐稱亡失其文耶此尤舞文愈工而罅漏彌甚者矣梅賾之書行世已久其文本採掇佚經排比聯貫故其旨不悖於聖人斷無可廢之理而確非孔氏之原本則証驗多端非一手所能終掩近惠棟王懋竑等續加考証其說益明本不必再煩較論惟奇齡才辨足以移人又以衛經爲詞托名甚正使置而不錄恐人反疑其說之有憑故併存之而撮論其大旨俾知其說不過如此

庶將來可以互考焉

尚書廣聽録五卷 浙江巡撫採進本

國朝毛奇齡撰奇齡欲註尚書而未及因取舊所襍記者編次成書名曰廣聽用漢志書以廣聽語也奇齡常語其門人曰尚書事實乖錯如武王誥康叔周公居洛邑成王迎周公周公留名公皆並無此事是書之意大抵爲辨証三代事實而作初作於禹州繼撰於嵩山凡屢易稿至作尚書寃詞訖而始删成爲五卷其堅護孔傳至謂安國解舜典

文與周禮同者乃相傳之虞禮並非出自周禮夫杞宋無徵孔子已歎不知相傳之虞禮竟出何書可謂虛詞求勝不顧其安然於名物典故則引据考證時有可取置其臆斷之說而取其精核之論於經義亦有所補也

尚書埤傳十七卷浙江巡撫採進本

國朝朱鶴齡撰鶴齡字長孺別號愚菴吳江人前明諸生是書前有考異一卷辨經文同異後有逸篇偽書及書說餘一卷大抵以孔傳為眞故史記所

載湯誥親受於孔安國者反以爲偽所見未免偏僻然中間埤傳十五卷旁引曲證亦多可採如於沂水則取金履祥之言而酌之沂與徐之沂截然分明於分別九州則取章俊卿之考索於西伯戡黎則取王樵之日記如此之類頗見別裁至於三江故道全祖郭璞殊嫌失考多士多方併錄王柏更定之本尤失於輕信瑣說竄改古經又堯典俊德謂徧考字書俊不訓大不知俊者大也乃夏小正傳文如是之類或亦間有疏漏要其詮釋義理

而不廢考訂訓詁斟酌於漢學宋學之間較書肆講義則固遠勝焉

禹貢長箋十二卷 浙江巡撫採進本

國朝朱鶴齡撰是編專釋禹貢一篇前列二十五圖自禹貢全圖以及導山導水皆備次隨文詮解多引古說而以己意折衷之禹貢自宋元以來註釋者不下數十家雖得失互見要以胡渭之禹貢錐指為最善此書作於胡渭之前如解治梁及岐力主狐岐為冀州之境則於理未合蓋岐實雍地當

時水之所壅惟雍爲甚故治冀必先治雍而後壺口可得而疏孔傳所云壺口在冀州岐在雍州從東循山治水而西此語最爲明晰鶴齡所以反其說者殆以冀州之中不當及雍地不知冀爲天子之都何所不包古八字句原未拘泥如荆州云江漢朝宗於海荆固無海亦不過推江漢所歸言之耳即此可以爲例又何必斤斤致疑乎至其三江一條既主鄭康成左合漢右合彭蠡岷山居中之說而又兼取蔡傳以韋昭顧夷所謂三江口者當

之亦殊無定見又古黑水聯絡雍梁而鶴齡必區而二之蜀漢之山本相連而鶴齡謂蜀之嶓非雍之嶓俱未爲精密又於敷淺原兼取禹過之及江過之二說尤屬騎牆此類皆其所短殊不及胡渭書之薈粹精博而旁引曲証亦時多創獲尚屬瑕瑜參半且其於貢道漕河經由脈絡剖析條理亦較他本爲詳故仍錄存其書與禹貢錐指相輔焉

禹貢錐指二十卷圖一卷浙江巡撫採進本

國朝胡渭撰渭有易圖明辨已著錄其生平著述甚

殿而是書尤精力所專注康熙乙酉恭逢
聖祖仁皇帝南巡曾呈
御覽蒙
賜耆年篤學扁額稽古之榮至今傳述原本標題二十卷
而首列圖一卷其中卷十一卷十四皆分上下卷
十三分上中下而中卷又自分上下實共爲二十
六卷其圖凡四十有七如禹貢河初徙再徙及漢
唐宋元明河圖尤考究精密書中體例亞經文一
字爲集解又亞一字爲辨証歷代義疏及方志輿

圖搜采殆徧於九州分域山水脈絡古今同異之故一一討論詳明宋以來傳寅程大昌毛晃而下註禹貢者數十家精核典贍此爲冠矣至於陵谷遷移方州分合數十年內往往不同渭欲於數千載後皆折衷以定一是如郭璞注山海經臨渝驪成以兩存碣石之說渭必謂文頴所指臨渝爲是漢地理志所指驪成爲非終無確驗又九江一條堅守洞庭之說不思九江果在洞庭南則經當曰九江孔殷江漢朝宗於海矣徐文靖之所駁恐渭

亦不能再詰也千慮一失殆不屑闕疑之過乎他若河水不知有重源則由其時西域未平無由徵驗又所引酈道元諸說經注往往混淆則由傳刻舛訛未覩善本勢之所限固不能執爲渭咎矣

洪範正論五卷浙江巡撫採進本

國朝胡渭撰大指以禹之治水本於九疇故首言鯀堙洪水繼言禹乃嗣興終言天乃錫禹則洪範爲體而禹貢爲用互相推闡其義乃彰然主於發明奉若天道之理非鄭樵禹貢洪範相爲表裏之說

惟以九州次序分配五行者比也其辨証前人之
說如謂漢人耑取災祥推衍五行穿鑿附會事同
讖緯其病一洛書本文即五行五事至五福六極
二十字惟敬用農用等十八字乃爲禹所加與危
微精一之心法同旨初一次二至次九不過是次
第名目亦非龜文所有龜之有文如木石之文有
可推辨又如魯夫人公子友有文在手之類宋儒
創爲黑白之點方員之體九十之位變書而爲圖
以至九數十數劉牧蔡季通紛紜更定其病二又

洪範原無錯簡而王柏胡一中等任意改竄其病

三皆切中舊說之失蓋渭經術湛深學有根柢故

所論一軌于理漢儒附會之談宋儒變亂之論能

一掃而廓除焉

尚書解義一卷 兩江總督採進本

國朝李光地撰是書僅解堯典舜典大禹謨臯陶謨

益稷禹貢洪範七篇蓋未竟之本所說不以訓詁

爲長詞旨簡約而多有精義大禹謨篇不以古文

爲僞而云孔安國有所刪添東漢以後儒者又有

所竊竄以解文詞平易之故未免出於調停禹貢
篇解五服五千以飛鳥圖爲算謂塞盡處北極出
地四十二度至廣海戴日北極出地二十三度一
度爲二百五十里南北恰距五千以遷就入於南
海之文亦由光地閩人不欲其鄉出禹貢揚州之
外故立是說與訓洪爲大訓範爲訓謂洪範卽顧
命之大訓皆未免巧而不確至於堯典之論中星
歲差舜典之論蓋天渾天十有二州與詩歌聲律
禹貢之論潛水沔水相通沔水渭水不相入彭蠡

即今巢湖會於滙為即鄱陽原隰瀦野非地名則皆實有考証之言非講學家之據理懸揣者矣

書經衷論四卷 江蘇周厚堉家藏本

國朝張英撰英有易經衷論已著錄此書不全載經文但每篇各有標題而逐條繫說亦如其說易之例凡虞書六十三條夏書三十二條商書五十二條周書一百六十七條前有康熙二十一年正月

進書原序一篇時英以翰林學士侍

講幄故因事敷陳頗類宋人講義之體其說多採舊

文而參以新義如益稷篇稱其有暨益稷之文故
借此二字以名篇乃林希逸之說甘誓篇稱啟未
接行陣而能素明軍旅之事足見古人學無不貫
乃吕祖謙之說微子篇稱比干答微子之言當無
異於箕子故不復著乃孔安國之說君牙篇稱古
來制誥之辭必自述祖功宗德而因及其臣子之
祖父此立言之體乃朱子語類之說至以高宗肜
日爲祖己訓祖庚之書西伯戡黎爲武王之事皆
不從蔡氏而從金履祥通鑑前編頗總括羣言不

拘門戶其以牧誓庸蜀羌髳微盧彭濮爲在友邦冢君外舉小國之君連及之而不用蔡氏八國近周西都陳氏舉遠槩近之說以君奭爲周公召公共相勉勵輔翼成王之言而不用諸家留之慰之之說則皆所自刱之解核諸經義亦較爲精切雖卷帙無多而平正通達勝支離曼衍者多矣

尚書地理今釋一卷 山東巡撫採進本

國朝蔣廷錫撰廷錫字揚孫常熟人康熙癸未進士官至大學士諡文肅是編乃其官內閣學士時所

作首題恭錄

聖訓藎儼直

內廷之日仰承

指授敬繕成帙者也其中訂定諸儒之說者如堯典宅嵎夷則據後漢書定爲朝鮮正薛季宣于欽之誤宅西則據黃度尚書說不限以一地正徐廣史記註之誤蠶降嬀汭則據孔安國傳陸德明釋文之說正水經注嬀汭二水之誤舜典恒山則據渾源曲陽之道里正漢志上曲陽之誤滎波既瀦則據傅

實之說正孔傳滎波分二水之誤又訂定蔡沈集
傳之說者如禹貢治梁及岐則據曾旼之說辨非
呂梁狐岐九河既道則據經典釋文辨簡潔非一
河濰沮會同則據元和郡縣志元豐九域志辨此
沮水非汳沮浮於濟漯則據漢書地理志陳師凱
書傳旁通辨其不知漯水所在濰淄既道則據水
經注辨淄水不東入濟浮于淮泗則據史記河渠
書辨禹時泗水上源不自泲通河三江既入則據
鄭元之說辨其誤從庾闡吳都賦注和夷底績則

據水經注時瀾書說辨嚴道以西無夷道盤庚于今五遷則據史記索隱辨邢即音耿祖乙並未兩遷以及三危有二嶓冢亦有二熊耳有二而實一雍梁二州兼得岷山荆梁二州各有沱潛南亳西亳皆湯所都均考訂精核足證往古之訛釋後儒之惑至於崑崙河源之說非惟訂漢儒之謬並證元史之非是則恭逢

聖代混一輿圖得以考見其實據尤非前代經師輾轉耳食者比矣

欽定書經傳說彙纂已備採其文此蓋其先出別行之本

敬著於錄俾天下萬世知

聖學高深度越千古仰觀俯察協契庖犧一時珥筆之臣

鞠䠠螭坳備聆

聖訓得餘緒之萬一已能總括古今為說經家所未曾有

也

禹貢會箋十二卷安徽巡撫採進本

國朝徐文靖撰文靖字位山當塗人雍正癸卯舉人

乾隆元年薦舉博學鴻詞試不入格十七年又薦

舉經學

特授翰林院檢討是書首列禹貢山水總目以水經所載爲主附論於下次爲圖十有八各係以說書中皆先引蔡傳而續爲之箋博據諸書斷以已意如汾水西入河非東入河徒駭卽河之經流非別有一經流三江既入經以南江北江中江爲正九江在潯陽非洞庭皆不爲蔡傳所囿至於蔡山則闕其所疑不主寰宇記周公山卽蔡山之說於惇物則取金史地理志謂在乾州武亭縣今武功縣之

東南二百里三危山引西河舊事爲昇雨山謂史記詿作卑羽山蓋字之誤併辨胡渭之訛皆具有考證蓋說禹貢者宋以來棼如亂絲至胡渭雖指出而推陷廓除始有條理可按文靖生渭之後因渭所已言而更推尋所未至故較之渭書益爲精密蓋繼事者易有功也惟信山海經竹書紀年太過是則僻於好古不究眞僞之失耳

附錄

尚書大傳四卷補遺一卷 兵部侍郎紀昀家藏本

舊本題漢伏勝撰勝濟南人考史記漢書但稱伏生不云名勝故說者疑其名為後人所妄加然晉書伏滔傳稱遠祖勝則相傳有自矣漢志書類載經二十九卷傳四十一篇無伏勝字隋志載尚書三卷鄭元註亦無伏勝字陸德明經典釋文稱尚書大傳三卷伏生作晉書五行志稱漢文帝時伏生𣶒紀大傳玉海載中興館閣書目引鄭康成尚書大傳序曰蓋自伏生也伏生為秦博士至孝文時年且百歲張生歐陽生從其學而受之音聲猶

有訛誤先後猶有舛差重以篆隷之殊不能無失生終後數子各論所聞以已意彌縫其闕別作章句又特撰大義因經屬指名之曰傳劉向校書得而上之凡四十一篇詮次為八十一篇云云然則此傳乃張生歐陽生所述特源出於勝爾非勝自撰也唐志亦作三卷書錄解題則作四卷今所傳者凡二本一為杭州三卷之本與隋志合然實雜采類書所引裒輯成編漫無端緒一為揚州四卷之本與書錄解題合兼有鄭康成注校以宋仁宗

洪範政鑒所引鄭註一一符合知非依託案洪範政鑒世無傳本惟永樂大典載其全書二本各附補遺一卷揚州本所補較備然如郊特牲註引大傳云宗室有事族人皆侍終日大宗已侍於賓奠然後燕私燕私者何也已而言族人飲也一條猶未採入信乎著書之難矣其文或說尚書或不說尚書大抵如詩外傳春秋繁露與經義在離合之間而古訓舊典往往而在所謂六藝之支流也其第三卷爲洪範五行傳首尾完具漢代緯候之說實由是起然月令先有

是義今列爲經不必以董仲舒劉向京房推說事應穿鑿支離歸咎於勝之刱始第四卷題曰畧說王應麟玉海別爲一書然如周禮大行人疏引益俟一條玉藻疏引祀上帝於南郊一條今皆在卷中是大傳爲大名畧說爲小目應麟析而二之非也惟所傳二十八篇無泰誓而此有泰誓傳又九共帝告歸禾揜誥皆逸書而此書亦皆有傳蓋伏生畢世業書不容二十八篇之外全不記憶特舉其有完篇者傳於世其零章斷句則偶然附記於

傳中亦事理所有固不足以爲異矣

案尚書大傳於經文之外掇拾遺文推衍旁義蓋即古之緯書諸史著錄於尚書家究與訓詁諸書不從其類今亦從易緯之例附諸經解之末

書義矜式六卷 浙江范懋柱家天一閣藏本

元王充耘撰充耘以書經登第此乃所作經義程式也自宋熙寧四年始以經義取士當時如張才叔自靖人自獻于先王義學者稱爲不可磨滅之

文呂祖謙編次文鑑特錄此一篇以爲程式元仁
宗皇慶初復行科舉仍用經義而體式視宋爲小
變綜其格律有破題接題小講謂之冒子冒子後
入官題官題下有原題有大講有餘意亦曰從講
又有原經亦曰考經有結尾承襲既久以冗長繁
複爲可厭或稍稍變通之而大要有冒題原題講
題結題則一定不可易充耘即所業之經篇摘數
題各爲程文以示標準其愼徽五典一篇引孔傳
大錄萬幾爲說不全從蔡傳考元史選舉志載書

用蔡傳及註疏當時經義猶不盡廢舊說故應試者得兼用之此元代經學所以終勝明代也

案此書乃科舉程文當歸集部然雖非詁經之書實亦發明經義入之別集爲不類故仍入經部附錄中

右書類五十五部六百五十卷附錄二部十一卷皆文淵閣著錄

案蔡沈洪範皇極數諸書雖以洪範爲名而實以洛書九數推衍成文於洪範絕無所涉

舊以爲書類於義殊乖今悉退列子部術數類中庶不使旁門小技汨亂聖經之大義焉

經部十三

書類存目一

書古文訓十六卷 內府藏本

宋薛季宣撰季宣字士龍號艮齋永嘉人起居舍人徽言之子紹興二十九年年甫十七即從荊南帥辟寫機宜文字調鄂州武昌令以王炎薦改知常熟縣入爲大理寺主簿進大理正知湖州乾道元年遷知常州未上卒然宋人多稱爲薛常州未

之詳也事迹具宋史儒林傳是編所載經文皆以
古文奇字書之案孔壁蝌蚪古文漢時已佚無人
見其書迹後漢書杜林傳稱林於西州得漆書古
文尚書嘗寶愛之雖遭艱困握持不離身出以示
衛宏云云此言漆書古文之始又儒林傳曰扶風
杜林傳古文尚書同郡賈逵為之作訓馬融作傳
鄭元作解云云今賈馬鄭之注俱不傳然考陸德
明經典釋文叙錄稱馬鄭所注並伏生所誦非古
文也隋書經籍志亦稱杜氏所傳與賈馬鄭三家

所注惟二十九篇又雜以今文非孔舊本然則當時所謂古文已非今本五十八篇之全矣郭忠恕作汗簡所引用有古尚書玉海載後周顯德六年郭忠恕定古文尚書刻板沈括夢溪筆談稱宋太宗得古文尚書改雲夢土作乂爲雲土夢作乂均不言所自晁武公讀書志稱古文尚書呂大防得本於宋次道王仲至家以核陸氏釋文雖有小異同而大體相類觀其作字奇古非字書傅會穿鑿者所能到學者考之可以見制字之本云云亦不

言宋王之本何來考顏師古匡謬正俗引古文尚書㦸作𢨋𢧜作斷則唐初即有此書又冊府元龜載天寶三載詔曰先王令範莫越於唐虞上古遺書實稱於訓誥雖百篇奥義前代或亡而六體奇文舊規猶在但以古先所制有異於當今傳寫寖訛有疑於後學永言刊革必在從宜尚書應是古體文字並依今字繕寫施行其舊本仍藏之書府云云是宋王二氏所傳宋太宗所得即郭忠恕所見本忠恕所見即唐内府本也然隋志稱晉世秘

書所存有古文尚書經文今無有傳者是唐初古
尚書已亡元宗時何以仍在秘府惟魏江式論書
表中稱所撰古今文字四十篇採孔氏尚書五經
音註籀篇爾雅等書似其時河北尚有傳本然經
典釋文敘錄稱尚書之字本爲隷古旣是隷寫古
文則不全爲古字今宋齊舊本及徐李等音所有
古字蓋亦無幾穿鑿之徒務欲立異依傍字部改
變經文疑惑後生不可承用是式所據者卽出此
元宗秘府所藏正是本耳陸德明已先辨之何宋

人又紛紛崇尚乎季宣此本又以古文筆畫改為今體奇形怪態不可辨識較篆書之本尤為駭俗其訓義亦無甚發明朱子語錄謂其惟於地名上用功頗中其病故雖宋人舊帙今亦無取焉

書疑九卷 內府藏本

宋王柏撰顧炎武日知錄稱為元儒王柏考柏以度宗咸淳十年卒未嘗入元炎武偶誤也柏字會之號魯齋金華人受業於何基之門基黃榦弟子榦又朱子壻也故托克托等修宋史以朱子之故

列柏於道學傳中然柏之學名出朱子實則師心與朱子之謹嚴絕異此其辨論尚書之文也尚書一經疑古文者自吳棫朱子始見朱子語錄併今文而疑之者自趙汝談始見陳振孫書錄解題改定洪範自龔鼎臣始見所作東原錄改定武成自劉敞始見七經小傳其併全經而移易補綴之者則自柏始考漢書載劉向以中古文校歐陽大小夏侯三家經文酒誥脫簡一召誥脫簡二率簡二十五字者脫亦二十五字簡二十二字者脫亦二十二字文字異者七百有餘

脫字數十云云此言脫簡之始也然向旣校知脫簡自必一一改正必不聽其仍前錯亂又惟言酒誥脫簡一召誥脫簡二則其餘併無脫簡可知亦非篇篇悉有顛倒且一簡或二十五字或二十二字具有明文則必無全脫一章一段之事而此二十餘字之中亦必無簡首恰得句首簡尾恰得句尾無一句割裂不完之事也柏作是書乃動以脫簡爲詞臆爲移補其併舜典於堯典刪除姚方興所撰二十八字合益稷於臯陶謨此有孔穎達正

義可據者也以大禹謨臯陶謨爲夏書此有左傳

可據者也以論語咨爾舜二十二字補舜讓於德

弗嗣之下其爲堯典本文抑或爲他書所載如齊

子述帝王遺語之類已不可知案齊子所述帝王遺語今本不載見賈誼新書所引以孟子勞之來之二十二字補敬敷五教

在寬之下則孟子明作堯言柏乃以爲舜語已相

矛盾然亦尙有論語孟子可據也至於堯典臯陶

謨說命武成洪範多士多方立政八篇則純以意

爲易置一槪託之於錯簡有割一兩節者有割一

兩句者何脫簡若是之多而所脫之簡又若是之零星破碎長短參差其簡之長短廣狹字之行款疎密茫無一定也其爲師心杜撰竄亂聖經已不辨而可知矣其所辨說如謂盤庚之言所欠者理明詞達又信泰誓序十有一年之說謂武王承祖父之餘慶藉友邦之歸心氣焰既張體貌且盛改元紀元視紂猶諸侯後世曲爲覆護反生荆棘又謂大誥寧王貽我大寶龜西土有大艱人亦不靖之語無異唐德宗奉天之難諉之於定數是排斥

漢儒不已併集矢於經文矣豈濂洛關閩諸儒立

言垂教之本旨哉托克托等修宋史乃與其詩疑

之說並特錄於本傳以爲美談何其寡識之甚乎

古洪範一卷永樂大典本

宋賀成大撰成大字季常爵里未詳其自序以爲

洪範自三八政以下紊亂無次因援朱子大學分

經傳之例每疇以禹之言爲經以箕子之言爲傳

如五行一曰水至五曰土此禹之經也水曰潤下

至稼穡作甘此箕子之傳也五事一曰貌至五曰

思爲禹之經貌曰恭至睿作聖爲箕子之傳三八
政一曰食至八曰師爲經而移惟辟作福至民用
僭忒爲傳五紀一曰歲至五曰厤數爲經而以王
省惟歲至則以風雨爲傳五皇極則以皇建其有
極一句爲經而以惟皇作極無偏無陂至以爲天
下王爲傳三德則以一曰正直至三曰柔克爲經
而以平康正直至高明柔克爲傳稽疑則以擇建
立卜筮人至衍忒爲經而以立時人作卜筮至用
作凶爲傳庶徵則以曰雨至曰時爲經而以五者

來備至恒風若爲傳五福則以一日福至五日考
終命爲經而移斂時五福至其作汝用咎爲傳六
極則以一日凶短折至六日弱爲經而移惟時厥
庶民於汝極錫汝保極一極備凶一極無凶凡厥
庶民無有淫朋人無有比德不協于極不罹于咎
無虐煢獨而畏高明時人斯其惟皇之極爲傳顛
倒錯亂純出臆斷而自以爲古洪範自伏生以後
傳授歷歷可考何處有此古本乎

定正洪範二卷內府藏本

元胡一中撰一中字允文諸暨人官紹興路參軍是編因王柏文及翁吳澄三家改定洪範之本而以已意參酌之首爲圖說次考訂經文次爲雜說案河圖洛書名見繫詞不云有關於洪範漢書五行志始載劉歆之言稱禹治洪水錫洛書法而陳之洪範是也於是洛書始合於洪範然猶未及河圖一中又因歆有河圖洛書相爲經緯八卦九章相爲表裏之文遂以河圖洛書併合於洪範而又參以陳摶先天之說所列二十八圖大抵支離破

碎至於無偏無黨亦以五行生尅立論尤爲無理其以九爲河圖十爲洛書沿用劉牧之說於彼法之中自生轇轕猶其小焉者矣且說既穿鑿理多窒碍乃於必不可通者更遁爲錯簡之說以巧飾其謬遂割裂舊文强分經傳移曰王省惟歲以下八十七字爲第四第五章之傳移無偏無陂以下五十六字於皇建其有極句下爲五章之經移歛時五福以下割裂其文爲九章之傳其餘亦多移彼綴此臆爲顛倒並據吳澄之說改而康而色句

爲而康而寧政是彝是訓句爲是彝是倫則併其字而竄易之考尚書正義載漢書五行志以初一曰五行六十五字爲洛書本文孔安國則以爲禹所第敘劉向以爲龜背先有三十八字劉歆以爲先有二十字孔穎達已均謂其無據其以一五行以下爲箕子所演則諸家並同絕無逐章各有經傳之說一中欲仿朱子考定大學經傳之例强爲分别既已無稽且一中既稱一行十三字何以於庶民錫汝保極以七字而錯一簡五皇極曰皇建

其有極以九字而錯一簡曰王省惟歲以下復以八十七字錯一簡也龔明之中吳紀聞載北宋余壽嘗上書請移洪範曰王省惟歲以下八十七字於四五紀一節之下爲臺諫所彈不果施行是前此已嘗論定矣何一中又祖其說耶

尚書旁註六卷　兩江總督採進本

明朱升撰升有周易旁註圖說已著錄是編以尚書本文大書以訓釋字義者細書於旁間有疏明大旨者又別作一行書之蓋鄉塾課蒙之本不足

以言詁經也梅文鼎序謂升有四書五經旁註明嘉靖間程聞禮為重鋟止存易詩書三種餘皆散佚

國朝康熙五十年石城蔡壂再為鋟板以行近坊肆五經旁訓之本實倡始於升經學至此而極陋又出朱升句解下矣

書義卓躍六卷 浙江范懋柱家天一閣藏本

舊本題廬陵陳雅言撰案經義考載鄒緝所作墓表稱雅言永豐人廬陵蓋舉其郡名又卷首彭勗

序稱鄉先生雅言陳公似乎雅言其字也舊本又作元八考黃虞稷千頃堂書目稱其洪武中薦舉不起復領永豐教事以終墓表稱其著述多所發明有四書一覽大學管窺中庸類編書義卓躍行於世今其他書未見此書則殊無可觀蓋元代以經義取士遂有擬題之書以便剽竊此書蓋亦其一故每段必以此題二字冠首所論亦皆作文之法於經旨無所發明楊士奇䟦亦稱其專爲科舉設云

書傳通釋六卷　浙江吳玉墀家藏本

明彭勗撰勗字祖期永豐人永樂乙未進士官至山東按察使副使事迹具明史本傳其書卷首備列四代譜系圖及定時成歲七政五辰璿璣玉衡河洛九疇聲音律呂五服九州等圖編內於蔡傳之下摘錄諸儒舊說間於篇題之後加以案語總論一篇大旨率皆陳因之談觀其自敘蓋節錄永樂中書經大全為之考陸容菽園雜記曰正統初南畿提學彭御史勗常以永樂間纂修四書五經

大全討論欠精諸儒之說有與集註背馳者當删
正自爲一書欲繕寫以獻或以大全序出自御製
而止云云則曷於四書五經大全均有删定之本
此特其一種耳夫大全之謬在於偏主一家之說
荒棄古來之經義曷更以其偏主爲未堅必鋤盡
異同而後已門戶之見尤爲深固史稱曷官建寧
教授時疏請春秋祭朱子錮其子孫徭役又꜀尊
賢堂祀胡安國蔡沈眞德秀蓋尊信旣深所以欲
盡廢舊詁云

尚書直指六卷 浙江范懋柱家天一閣藏本

不著撰人名氏朱彝尊經義考曰是書徐文肅爲東宮講官時所進未曾刊行亦未署名其後中璫錢能從宮中携出遂鏤板於是錢溥劉宣序之童軒跋之皆不知爲文肅所著予從曹侍郎溶家見之因爲標出云云則此書乃徐善述撰也善述字好古天台人以薦授桂陽州學正仁宗爲太子時簡爲左春坊左司直郎陞左贊善時官僚多被罪善述亦坐累死洪熙初贈太子少保謚文肅事迹

附見明史鄒濟傳其書櫽括蔡傳大義已漸類後來講章於蔡傳得失未嘗糾定又所纂之註亦時有時無如禹貢注震澤而不注三江注玉屋而不注太行恒山顧命注大訓而不注赤刀琬琰之類不應罣漏至此意者刪削之時並註脫去能本內官姑借刊書啖名未嘗一爲校正歟

書經提要無卷數浙江吳玉墀家藏本

明章陬撰陬字仲寅黃巖人正統丙辰進士官禮部主事是編以天文地理圖書律呂四者皆釋經

之要故分爲四類每類又各分細目繫以圖說自序謂見於蔡傳者不復出然其圖皆從諸書採錄其說亦多襲取陳言無所考辨召誥土中說一條引周禮日東則景夕多風日西則景朝多陰謂蔡傳所引王氏之說誤謂景朝多陽景夕多陰今按蔡傳祗以多風誤爲多陽未嘗誤爲景夕多陰或陋所見與今刊本不同耶

書傳洪範考疑一卷浙江巡撫採進本

明吳世忠撰世忠字懋貞金谿人宏治庚戌進士

官至延綏巡撫僉都御史是書取蔡沈所釋洪範
有疑於心者畧爲考正大旨歸本於治法立意未
嘗不善然如以六三德爲馭臣之法以剛克柔克
爲恩威之義用張景之說尚爲可通以禹貢貢金
之類解五行已覺附會至五福六極皆指刑賞而
言以保全愛養不使短折爲壽之之法以殺戮勦
絕不使得壽爲凶短折之之法則牽强太甚矣

禹貢詳畧無卷數 浙江范懋柱家天一閣藏本

明韓邦奇撰邦奇有易學啟蒙意見已著錄邦奇

學有原本著作甚富而此書訓釋淺近惟言擬題揣摩之法所附歌訣圖考亦極鄙陋乃類兎園冊子前有邦奇自爲小引云畧者爲吾家初學弟子也復講說者舉業也詳釋之者使之進而有所考也後有薊門歐思誠跋述邦奇之言亦曰特以教吾子弟非敢傳之人人則是書本鄉塾私課之本思誠無識而刻之轉爲邦奇累矣至於每州之下各加某州之域四字參於經文之中尤乖體例邦奇必不如是之謬殆亦思誠校刊之時發其行欵

也朱彝尊經義考載邦奇書說一卷註曰未見而不載此書其卷數則相同或卽因此書而傳訛歟

尚書說要五卷 浙江汪啟淑家藏本

明呂柟撰柟有周易說翼已著錄是編乃其與門人論書之說詮次成帙與蔡傳間有出入如以舜典在璇璣玉衡爲北斗以武成非錯簡之類改從古說異乎蔡傳者也以洪範爲洛書以伊訓元祀十有二月証三代不改月之類沿襲誤解仍同乎蔡傳者也大抵推尋文句雖間有闡發亦皆以私

意揣摩如謂堯典仲夏稱日永仲冬不稱宵永爲扶陽抑陰之義以書序君奭不悅爲不悅仕進是果經意乎其言禹貢水土之序及五服之遠近亦皆臆度之詞無典據也

書經旨畧一卷 浙江吳玉墀家藏本

明王大用撰大用字時行號巢谷興化人正德戊辰進士官至副都御史是編不載經文惟推闡傳註之意載某段某句宜對看某段某句宜串看不出科舉之學

尚書譜五卷 編修汪如藻家藏本

明梅鷟撰鷟有古易攷原已著錄鷟因宋吳棫朱子及元吳澄之說作尚書考異及此書考異引據頗精核此則徒以空言詆斥無所依據如謂孔壁之十六篇出於孔安國所爲實以臆斷之別無確証又謂東晉之二十五篇出於皇甫謐所爲則但據孔穎達引晉書謐傳從其姑子外弟梁柳得古文一語其說亦在影響之間且詞氣叫囂動輒醜詈亦非著書之體故錄其考異而是書僅存目焉

書疇彝訓一卷　監察御史蕭際韶家藏本

明蔡悉撰悉字士備合肥人嘉靖己未進士官至南京尚寶司卿移署國子監祭酒明史儒林傳附載王畿傳末稱其嘗請立東宮又極言礦稅之害爲人有學行恬於宦情仕五十載家食強半清操亮節爲淮西所宗在姚江末派之中爲最能謹嚴不肆者是書闡發洪範九疇與易象合一之理前五條總明其理次九章分晰其旨蓋即劉歆河圖洛書相爲經緯八卦九章相爲表裏之說也

禹貢圖說一卷 浙江巡撫採進本

明鄭曉撰曉字窒甫海鹽人嘉靖癸未進士官至刑部尚書諡端簡事迹具明史本傳是書自總圖以下分圖者凡三十旁綴以說仍載禹貢經文於後其中精核可從者胡渭禹貢錐指每徵引之然核其全書實多疎舛渭未及一一辨也

禹貢說一卷 兩江總督採進本

明鄭曉撰是篇詮釋禹貢之文其中如解大野既豬一條解揚州一條解浮于江沱潛漢一條解江

漢一條皆為閻若璩潛邱劄記所取然大致多隨文演義詞指淺近其門人徐允錫跋稱受業於曉數月因出此帙授之曰子能了此禹貢無難矣蓋本為舉業講授而設允錫尊其師說遂從而刊行非曉意也

古書世學六卷 兩淮鹽政採進本

明豐坊撰坊有古易世學已著錄是編以今文古文石經列於前而後以楷書釋之且採朝鮮倭國二本以合於古文故曰古書又以豐氏自宋迄明

世學古書稷爲正音慶爲續音熙爲集說道生爲
考補故曰世學其序曰正統六年慶官京師朝鮮
使臣嫣文卿日本使臣徐膺入貢二人皆讀書能
文詞議論六經出入意表因以尙書質之文卿曰
吾先王箕子所傳起神農政典至洪範而止膺曰
吾先王徐市所傳起虞書帝典至泰誓而止又笑
官本錯誤甚多孔安國僞序皆非古經之舊如虞
書帝告紀堯舜禪授之事汩作紀四凶之過九共
紀四岳九官十二牧考績之事槀飫紀后稷種植

之法序皆不知吾國之法有傳古經一字入中國者夷九族使臣將行搜撿再三遣兵衛之出境則六一翁謂令嚴不許傳中國者不信然歟因請訂其錯誤僅錄一典二謨禹貢盤庚泰誓武成康誥酒誥洛誥顧命見示謹錄附先清敏公正音之下俾讀是經者尚有考於麟角鳳毛之遺傳云又曰梁姚方興妄分堯典舜典爲二篇伏生今文孔安國古文鴻都石經魏三體石經合爲一篇止名堯典箕子朝鮮本徐市倭國本總作帝典與子思大

學合王會齋王深寧皆以爲最是今從之考補云

姚方興本齊篡主蕭道成之臣僞增曰若稽古帝

舜曰七字於重華之上變亂其文分爲二典於建

武二年上之後事篡主蕭衍以罪見誅箕子封於

朝鮮傳書古文自政典至微子而止後附洪範一

篇徐市爲秦博士因李斯坑殺儒生託言入海求

仙盡載古書至島上立倭國卽今日本是也二國

所釋書經先曾祖通泰府君與楊文懿公皆嘗錄

得以藏於家顧炎武日知錄曰按宋歐陽永叔日

本乃歌徐禘行時書求焚逸書百篇今尚存葢昔
已有是說夫詩人寄興之詞豈必真有其事哉日
本之職貢於唐久矣自唐及宋歷代求書之詔不
能得而二千載之後慶乃得之其得之又不以獻
之朝廷而藏之家何也至曰箕子傳書古文而帝
典至微子則不應别無一篇逸書而一一盡同於
伏生孔安國之所傳其曰後附洪範一篇者葢徒
見左氏傳三引洪範皆謂之商書而不知王者周
人之稱十有三祀者周史之記不得謂商人之書

也禹貢以導山導水移於九州之前此不知古人先經後緯之義也五子之歌爲人上者柰何不敬以其不叶而改之曰可不敬乎謂本之鴻都石經據正義言蔡邕所書石經尚書止今文三十四篇無五子之歌熙又何以不考而妄言之也其辨可謂明矣今考明英宗實錄正統六年無此二國使臣之名則其爲子虛烏有已可不辨又朝鮮今爲外藩其書不異於中國絕無箕子本之說日本所刻七經孟子考文其書爲中國所佚者惟孔安國

孝經傳皇侃論語疏而孝經傳山井鼎等又自言其僞至其尚書則一一與中國註疏本同不過字句偶異耳然則朝鮮本倭國本者何自來哉是又不待證以篇章字句而後知其妄也

書經直解十三篇 內府藏本

明張居正撰居正字叔大江陵人嘉靖丁未進士官至太師吏部尚書中極殿大學士卒謚文忠事迹具明史本傳是書爲萬歷初進講所作時神宗幼冲故譯以常言取其易解吳澄草廬集中所載經筵講義體亦如是也

書經說意十卷 江西巡撫採進本

明沈偉撰偉號虹野吳江人嘉靖壬子舉人是書分節總論大旨不出講章之習所標某句截某句斷者尤陋按朱彝尊經義考有杜氏偉尚書說意不著卷數註云未見考偉本姓杜少育於沈漢家因冒其姓後乃歸宗此書蓋其未復姓時所作故仍題沈姓彝尊所載則據其後而言之也

書經講義會編十二卷 江西巡撫採進本

明申時行撰時行字汝默號瑤泉長洲人嘉靖壬戌進士第一官至大學士謚文定事蹟具明史本傳是編乃時行官翰林直日講時所進其說皆恪守蔡傳務取淺近易明考徐允錫作鄭曉禹貢說跋云嘗屬徐瑤泉作虞商周書說以補所未備徐瑤泉者即謂時行蓋時行初冒徐姓允錫跋作於隆慶二年時猶未復姓也據其所言時行蓋深於尚書者然其書說竟不及成惟此編存於世云

禹貢山川郡邑攷四卷 浙江汪啟淑家藏本

明王鑑撰鑑字汝明無錫人嘉靖乙丑進士官至太僕寺卿事迹附見明史邵寶傳其書以禹貢水道爲主每條用水名標目而歷引諸書所載源流分合於下其名爲經文所無而見於蔡氏傳者並附釋之山名亦同此例郡邑名則專取蔡傳所有者釋之然地名僅載其沿革至到山名引書亦頗略惟水道稍詳亦未爲該博朱彝尊經義攷不著錄無錫縣志列鑑名於文苑傳亦不言其著有此書疑草創之稿未行於世歟

禹貢元珠一卷　兩江總督採進本

明俞鯤撰鯤字之鵬嘉興人是書朱彝尊經義攷不著錄而別載其百家尚書彙解列於申時行袁仁之後屠本峻鄧元錫之前葢嘉隆間人也大旨取禹貢篇蔡沈集傳刪節浮文歸於簡要於青州濰淄二水則據毛晃禹貢指南之說謂淄入海而以蔡傳淄入汶者爲誤亦間有攷證然大致主於詮釋文句於山川地理未能洞悉原委卷末附九州總歌導山導水歌九州田法賦法歌尤村塾記

誦之學矣